

一个女人的成长史
一段在国企与政界的百味人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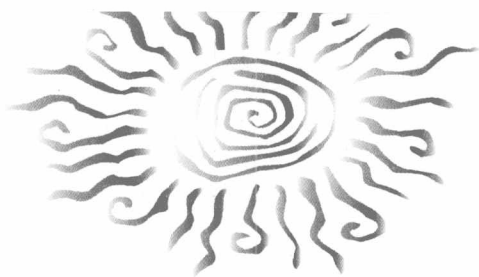
新太阳

—下卷— 安向泓 著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新太阳

下卷
安向泓 著



当代中国出版社
Contemporary China Publishing House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新太阳/安向泓著. —北京: 当代中国出版社, 2010.3
ISBN 978-7-80170-895-3

I. ①新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31749 号

出 版 人 周五一
责任编辑 柯琳芳 毛颖捷
责任校对 王小芸
装帧设计 古 手
出版发行 当代中国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旌勇里 8 号
网 址 <http://www.ddzg.net> 邮箱: ddzgchs@sina.com
邮政编码 100009
编 辑 部 (010)66572152 66572264 66572154
市 场 部 (010)66572281 或 66572155/56/57/58/59 转
印 刷 北京市铁成印刷厂
开 本 720×1060 毫米 1/16
印 张 44.25 印张 770 千字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68.00 元(上、下卷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;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拨打(010)66572159 转出版部

下 卷

第十章

—

梁华从和杨金元的谈话中知道了工人们和这个“门子大王”之间思想碰撞的内容。她约了几个工人代表到家里聊天。

这是6月的一天，天气特别炎热。梁华一身浅色棉布家常长袖衣裤，穿着一双半旧拖鞋，里里外外地忙活着。她先是在门厅里摆放了几把旧椅子，又拿出几个一次性纸杯，烧上一壶开水，把茶叶准备好，又从冰箱里取出樱桃，洗完装了一大盘子，放在桌子上，然后又把饮料放到冰箱里冰上。这些都做完以后，她一面在房间里来回走着思考，一面等待。

不一会工夫，楼梯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，梁华知道他们来了，赶紧开门迎接。

“师姐。”“书记。”“阿姨。”随着错落的叫声，前后进来六个人。

梁华赶紧让座倒茶，拿饮料。

“特别秘书”李作义赶忙说：“师姐，您别忙活了，让吉英倒就成了。”

吉英照着李作义的肩膀就给了一拳，对梁华笑道：“师姐，您看看，他就会欺负我，他拦着您，自己不倒，派到我这儿了。他当他还是干部呐，早让师姐给你免啦。”一句话说得大伙儿笑了起来，说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

李作义缩着脖子，侧身躲避着吉英的拳头，大声叫道：“哪有他妈大老爷们儿干这个活儿的？我们要是干了这个，要你们老娘们儿干什么使啊？”

花白头发，略微发胖的江萍接过梁华手里的暖水瓶，给大家倒茶。吉英抓起一把扇子，哗啦哗啦地摇着说：“你别瞧我热，我还不不敢喝冰饮料，就得喝热茶。你这屋里可够热的，没安个空调？”

梁华打开电扇，说道：“你们刚进来，走得热，这屋子有过堂风，挺凉快的。我最怕空调，这电扇还是特意为你们预备的呢，平常我也不敢吹。哎，你们怎么来的？”吉英往电扇跟前凑了凑，扔掉扇子道：“我们是坐李刚师傅的面包车来的。他在超市就开这辆车跑活儿。”

“小青年”王康一只手拉着自己背心，一只手拽着大裤衩子，在电扇前面两只脚交错着移动，吹着风，喝着冰饮料，笑道：“我最怕热，背心裤衩儿都湿了。书记，您身体好不好？”梁华笑着回答，眼睛却看着李建华道：“今年体检什么毛病都没有。这位是？我看着有点儿眼生。”

大家忙给李建华作了介绍。

梁华和李建华握了握手，回头对王康说：“看人家比你年轻多了。”王康笑道：“哎哟喂，我的书记哎，都是这外号惹的，大家老觉着我是小青年儿，老长不大，其实我今年都36了。”

李建华从父亲那里知道梁华和张晶的关系，他站起来对梁华说：“阿姨，您忘啦，那年还是您帮我找的工作呢。当时咱们打电话联系过，您没见到我。张晶是我的母亲，李飞剑是我的父亲。”梁华愣了一下，马上笑道：“呵，想起来了。对，那是八年前的事情，我都忘了。张晶有这么好的儿子，我真替她高兴。快坐下。你今年多大啦？”李建华又站起来回答：“30岁了。不年轻了，我儿子都4岁了。”

梁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：“你快坐下，到阿姨这儿不用这么客气。你是怎么到‘门子’超市的？”李建华向李刚一指说：“您原来给我找的那个工作挺好的，结果我有孩子以后，家务负担重了。单位离家路途特别远，我李叔就介绍我去超市干了。”

江萍高高的颧骨上，出现了许多色斑，与眼睛周围和前额以及鼻梁上的皱纹交相呼应。她咋着嘴说：“啧，啧，你瞧啊，这日子过得多快，一晃咱们都当奶奶了。我这模样也不争气，吉英比我还大两岁，人家的头发就不怎么白。也甭怪超市的总经理老看我不顺眼，你老嘛咋嘛眼的，碍眼，人家看小姑娘是什么劲头啊。”

听她这么一说，梁华不由得仔细地打量她。江萍穿着早年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她的眼睛下面，出了一对大大的下眼袋。想起当年她很早就成为了中共党员，市级劳模，能两只手拣字，一天能完成20块版，那是何等的威风！现在看起来，用李刚的话说，江萍整个儿出落成多半个老太太了。梁华不由得感慨万千。

李作义脖子上的青筋突出来，他叫道：“妈的，咱们老了就该死啊？他们就不老啦？赶明儿国家定一条政策，人一到五十就他妈集体自杀。能行吗？”

李刚从进门就一直没言语，此时他咳嗽一声，屋子里立刻静了下来。

李刚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师姐，我知道您去过‘门子’的超市，杨金元可能把情况都跟您说了。可那是一面之词，您再听我们说说。”得到梁华的鼓励，李刚

继续说道：“‘门子’变质了。现在他不是我们的好哥们儿，是个地道的资本家。”

李刚的话音还没落地，立即得到了大家的呼应，引起一阵七嘴八舌的控诉。

但梁华注意到，在所有人中，只有李建华没有说话。

此时李建华一边喝着饮料一边想，资本家有什么不好，有花不完的钱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自己恨不得立即就当个资本家，可哪儿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。但他不敢说，只是直愣愣地瞅着李刚。李建华在超市很受总经理重用，他本不想参加工人们讨论的这些问题。依他看来，没必要非要讨论谁是什么，有钱挣就可以了，你出卖劳动力，人家买，只要价钱给得合适，其他就都不用管了。但李刚是他的叔叔，从父亲走后，李刚两口子没少帮助母亲，而且他也是工人们的头儿，他不想违背他的意志。所以今天李刚让他来，他也想看看梁华，就跟着来了。

梁华问李刚道：“你的这个论点的论据是什么？”李刚说：“先头儿，‘门子’刚开超市的时候，他听了您的话，回到咱们厂子里招工。咱厂前前后后去了98个人，后来怎么样？‘卸磨杀驴’，现在大多数都给开了，就剩我们30人了。这些人也指不定哪天被开，大伙儿干着活儿还提心吊胆的。再有，他剥削。活儿都是我们干的，钱是他拿。那个总经理，年薪是个天文数字，我们累死累活的一个月1000块钱。要是迟到、早退、聊天，有病、有事儿什么的，还得扣。按说他用我们是拣了个便宜，国企都给我们上过三险了，他还省了这笔钱。他啊，精透了。一点儿人情都不讲，就认得钱。您说他不是资本家是什么？”

梁华严肃地说：“你说杨金元现在是资本家，我同意。”

大家没想到梁华这样说，都吃了一惊。房间里特别安静，只听见电风扇的声音。

梁华继续说道：“杨金元原来是工人，现在是资本家。时代进化到现在这个程度，你们不能说，凡是资本家都是坏蛋吧。资本家有好有坏，工人也有好有坏，工人中还有工贼呢。确定谁是什么，用事实判断。确定什么是好是坏，是价值判断，不能弄混了。咱们要先确定了他的身份以后，再评论他的行为，不能拿职业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。你们说他剥削，我也承认。剥削是什么？是资本的集中。关键是看资本集中以后，是用来干对社会有利的事儿还是干对社会有害的事儿？还有一点，是看你过去的历史对你现在有多大的影响。杨金元过去和咱们在一起工作，导致他和咱们有感情，没有忘记咱们，回到厂子里去招工就是证明。他要去贫困地区招工，比咱们便宜不说，人还好使唤，但他首先想到了咱们。我从侧面也了解他的一些情况，他有了钱以后，能够做到照章纳税，国家的税收增加了；他用人，社会上就业的机会也增加了；他有了钱以后，还捐助贫困地区修路。你们看看，从大的方面说，他怎么样啊？至于说总经理开除工作人员，这完全是企业正常行为。特别是超市，有时候是季节性裁员，无过错裁员。你们要适应，要让我说，能剩30人就不错了，我没想到还能剩这么多人。杨金元的亲哥哥和大舅子不也让总经理给开除了吗？这就证明他不是只和咱们过不去，是不

是？你们想想，那年咱们企业改革，为了安排下岗职工，就为两个岗位，我去找石磊，说了一晚上才行，多不容易啊。他能安排这么多人，做得多好啊！表扬他还来不及呢。”

梁华说到这里，房间里沉默了。

看到大家不说话，梁华的心里反倒更难受。梁华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，每当师兄弟们为了什么事情吵闹的时候，梁华总是给他们讲道理，开导他们。如果他们有无理要求，无理举动，梁华还会批评他们。但如果像现在这样的状态，他们不说话，梁华的心里就难受，心疼他们。

梁华看着吉英递给李刚樱桃，李刚赌气不吃，就劝道：“吃吧。这还是我存的，现在市场上都没了，为什么不吃？你要不爱吃我给你拿别的去。”接着又让其他人吃，又去冰箱拿其他的水果。大家一个劲儿地拦着，说吃不了，已经太多了，别拿了。

梁华叹了口气，喃喃地说：“你们心情不好我理解，我的心情也沉重。社会要发展，时代要进步，原来的社会形态已经改变，我们不能当殉葬品。我们要向杨金元学习，在困难中站起来。我小时候父亲去世得早，孩子又多，家中的日子困难重重，那时候我妈每天都提心吊胆的，不知道会突然生出什么用钱的地方来。我又是女孩子，命贱，不受重视。我记得当时在书里看到有一段话，特别鼓励我，怎么说的来着？啊，是说‘苦难是天才的垫脚石，是弱者的深渊’。现在你们的日子和那时候比好多了，希望你们珍惜这次就业机会。勤劳勇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本色，你们要将其发扬光大，把工作干得出色。其实你们现在就算挺好的了，工厂给你们上满了保险，到退休年龄就能每月领退休费了。又给你们按工龄买断，你们也得了不少，李刚你能有9万块钱吧。在‘门子’那里，你们每月还能拿1000多块钱，好好干，挺好的。最重要的是把后代教育好，别让他们受到不好的影响。你们同意吗？”

李刚说：“师姐，您说的是个理儿，可有些事儿还得您帮助。这年头，钱，咱不能说一点儿没有，比过去还多一点儿。可用钱的地方也比过去多多了，现在流行‘新三座大山’，住房、上学、医疗。孩子上学，光有我们那点儿钱不成，还要有关系。将来孩子毕业了，找工作也难。老家看病没有医疗保险。我们这有保险的，也是在自己花1500块钱的基础上，才给按多少比例报销。现在看病贼贵。说起这社会地位就更没法儿提了，眼看着咱们都老了，当家做主惯了，瞅不冷子当一回孙子，感觉挺难受的。”大家都同声附和着说对。

梁华笑道：“你小子想得倒长远。你们先说，师姐有不帮你们的时候没有？”“没有。”大伙儿几乎异口同声回答。梁华说：“这就行了。时代向前发展了，任何人不能老抱着过时的东西，如果那样就会被社会淘汰。但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，所以我们要调整好自己，加强学习，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。为什么要让你们注意教育孩子啊？就是这个道理。‘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’，‘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’，我就不信咱们共同努力，还有克服不了的困难？哎哟，

到点了，吉英，咱们做饭吧。排骨和鱼早晨就化上了，菜都在那儿，你们看着炒吧。”

吉英说：“别管了，我和江萍做去，一会儿就完事儿。”说着就捋胳膊挽袖子，和江萍一前一后进进了厨房。她俩一边做饭，一边用洗洁精擦洗厨具，没多会儿工夫就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饭菜的香味儿也飘了出来。

李作义从自己随身的帆布包里，拿出一个万能螺丝刀，搬过梁华的电视机，灵巧地拧开固定螺钉拿掉后盖，然后用吸尘器吸里面的灰尘。吸不到的地方就用毛刷清除，动作娴熟利落。李建华看见赶紧过来打下手。

李作义边干边说：“师姐，您刚才说的大道理，换了别人说，谁听啊？也就是您说，我们还听着点儿。”梁华笑道：“你这是拐弯抹角地批评我吧，我怎么听着别扭？”李作义指着小萍的铺盖，笑着说：“师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赵师傅女儿，您当亲生。让人看着感动。谁的事儿您不给办？您不是光说不练的把式，您是真心对我们，要不知道这还是人吗？”

晚上，梁华躺在床上，由于白天说话说多了，感到累，她的心口有点不舒服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梁华正因为睡不着觉而烦恼，忽然，窗子外面传来一片嘈杂声，仔细一听，是有人划拳的声音，还夹杂着女人的尖叫和嬉笑声。梁华一骨碌爬起来，探头到窗外一看，只见楼下的饭馆灯火通明，在路边摆了一溜桌子，坐满了人，喝酒划拳热闹非凡。原来是街边的饭馆在便道上开了夜市。

梁华看了看表，时间是一点半。梁华的火儿不打一处来，她拿起电话拨打了110报警电话。警察告诉她这个地区城管电话，梁华拨通了电话：“喂，城管吗，我是西区小区居民，我们楼下开了个夜市，现在还在划拳，居民睡不着觉。请你们管一管。”“好。”听见答应了，梁华放下电话，随手拿了本书看。

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，梁华看书看得疲劳了，一看表两点多，楼下的声音还在继续。梁华又打通了刚才的电话：“喂，城管吗，处罚人员怎么还没有到？”那边电话里说：“我也没办法，我们人少，都在外面跑着呢，就我一个人值班，我只能给他们打电话。他们去不去我也管不了，我又不是领导。”梁华厉声说道：“这些你都跟我说不着，你人少找你领导说去。我是纳税人，有权利知道你们什么时间能解决问题。告诉我，他们什么时候能到？”那边回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梁华气得挂上电话，从包里找出电话本，翻到冯韶华的电话：“喂，你睡觉了吗？”“我不困，还没睡。”梁华说：“你多好啊，不困。我是困得不得了，想睡睡不成。我们楼下的饭店开的夜市太闹了。在居民区开这种夜市是违法的，给你们城管打电话也解决不了问题，还更生气。”听了梁华的诉说，冯韶华说：“我给他们打电话，让他们去查抄。另外让他们整顿。”“那我可等着了。”冯韶华坚决地说：“别生气，你等着吧。这点小事还办不了还是你哥了？”

过了一个小时，夜市真的关闭了。但喝酒的人还不愿意散，有一个喝醉了的人骂城管。梁华从窗户向下看，只见有七八个人，聚在楼下叫唤。梁华向下大声叫道：“喂，你们怎么回事儿？都几点了还这么闹，让不让人睡觉？”那人叫道：

“你是谁呀，你他妈的管得着吗？我们就叫。你爱睡不睡，活该你。”梁华的火儿撞脑门子，鼻子贴在纱窗上咒道：“你们就缺德吧，不得好死。”另一个人叫道：“你有本事你下来，看老子不废了你。”

那些人终于走了，外面安静下来，梁华看了看表，都三点多了，赶紧躺下，迷迷糊糊地睡了。

二

天气虽然很热，小兰穿着单薄的旧工作服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，打摆子似的在家折腾着。出汗的时候她就在工作服脱了，等感觉冷了再穿上。这身工作服已经跟随她20多年了，还没有穿破，她舍不得扔。一来家里要花钱的地方很多，自己退休在家，不愿意再花钱买衣服；二来因为这上边有刘秀芬的针线活儿，只要穿上这身工作服，就能感受到刘秀芬的存在。

她现在虽然才45岁，但已经进入了更年期，表现在特别爱出汗，出完汗又发冷，情绪爱激动。儿子上大学住校，每天小田上班，她没别的事儿，除了发疯似的到外面走步以外，就是做家务。她家那两间没有装修过的简朴房间，让她给收拾得一尘不染。水泥地擦得能反射出人影儿来，旧家具让她给擦得差点儿秃了皮，玻璃擦得好像没有一样，洗得看不出原来颜色的床单子铺得平平整整，没有一丝褶皱，总之，两间房子里的东西虽然少，但到处都干净整洁，犄角旮旯的卫生全部一级达标。

她擦完了地，提着墩布到卫生间，那里放着一桶清水，这桶清水，原本是小兰洗衣服剩下的水，她把墩布放在水里来回搅和，然后上下提拉，翻弄了半天水还是清水。她把墩布拧干，看着水还是舍不得倒，她把水桶提到坐便器旁边，留着冲厕所用。然后她把另一只空桶放在水龙头下边，用手指尖轻轻地捅水龙头，一直捅到它滴水为止。小兰看过水表，这样滴水，时间长了能滴上一大桶水，水表却不显示数字，这样月底可以少交好多水钱。

干完活儿，小兰站在镜子前面一面拿毛巾擦汗，一面端详自己的容貌。

镜子里的小兰头顶上，鬓角边出现了许多白发，胖胖的脸部肌肉和全身的肉一样开始松弛，眼睛显得比以前更小了，眼角也开始向下垂，嘴的四周出现了细小的皱纹，使嘴特别可笑地向一起聚拢着。小兰无奈地想，自己的命真苦啊，从来都是争气要强，没想到没要强出个所以然来，这辈子就算完了。本以为找了小田这个大学生，自己就能跟着他吃香的喝辣的，没想到他是一个窝囊废。现在过的叫什么日子啊，自己一个月才260块钱，小田虽然每月拿600多，但儿子上大学需要钱。幸亏自己手巧、能干，袜子破了都能给补得平平整整，每件东西都能用到它使用价值的极限，这样省吃俭用才把日子维持下来。看人家都置起了空调，自己也从牙缝儿里抠出钱来安装上一个，可是因为怕费电，舍不得用，只有儿子回来才开一次。

小兰喝了口开水，走到床边仰面躺下，她想着分析室这几个姐妹的命运。大红的命是太苦了，但是除了大红，自己的命比谁都不如。20年前，四班的姐妹从各方面来说，没有什么差别，日子过得都差不多，自己因为能勤俭持家，日子可能还显得好一点。现在比较起来，连张晶、梁华、慧明的边儿也沾不上，这不用说，认命，心里还能接受。但竟然连李新和晓娟这种老实巴交的人也比不上，小兰就接受不了。李新本人没有小兰精明能干，但她找的男人行。李新的丈夫虽然不如小田有学历，也不像小田还是个干部，人家就是个出租车的司机，但人家脑子灵活，能吃苦，有责任心。她丈夫在出车的时候，还能打听到干什么能赚钱，比如他拉一个客人住进宾馆，这个宾馆就能给他80元。他就这么不怕辛劳，今天介绍个客人，明天卖个电话卡什么的，几年下来，比别的死性的出租车司机多赚出好多钱来，李新和孩子的生活也就富裕了。晓娟的丈夫是个农转非，从这点上说，更不如自己的丈夫有身份，可人家能干。人家养的鸽子从广州飞回来拿了市里的二等奖，市信鸽协会给了他500块钱和一个证书，区里的信鸽协会还给他300元。这还不算完，人家这个拿奖的鸽子下了小鸽子，前后卖了1万多块钱。没想到小田这个大学生竟然连工人和农民都不如。

刚想到这里小兰就全身出汗，全身的血似乎都涌到了脸上，弄得满脸发涨。好像如果再在床上躺上一秒钟，自己就会燃烧起来一样。她腾地站起来，拉开门到外面发疯似的飞走了。

小兰围着小区转着圈，急步走了半个小时，直到全身被汗水湿透了，心情才略有好转。

她回到家，仍旧躺在床上，刚躺好就听见小田回来开门的声音。

小田进门来，看见小兰躺在床上，面朝里睡着，生怕吵醒她，自己又悄悄退回到门厅，把包挂到衣服架子上，这些动作都做得无声无息。小兰就看不下去了丈夫这等小心翼翼的样子，一股无名火腾腾地往脑门上撞。她一个鲤鱼打挺儿从床上跳起来，大声嚎叫道：“你是鬼怎么地？连一点儿声儿也没有。”

小田被这突如其来的吼叫给吓坏了，他顿时感到四周轰然腾起无数巨浪，从高处向自己压来，他惊恐的眼神茫然地向房间里看，却什么也看不清楚。

小兰看见丈夫没有什么反应，索性放声大哭：“哎呀，我的天呐，我怎么看上你这么个不争气的货啊，你说啊，从跟你结婚你什么时候好过啊你？家、家你也不管，活、活儿你也不干，钱、钱你也没挣来，都快活完了你还没活出个人样儿来。你让我怎么夸你啊？我的天王祖奶奶呀，您老睁眼吧，您让我遭的是什麼罪呀，想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了我，啊？怎么这么倒霉呀我——啊？”大声嚎叫哭着的小兰好像发了疯似的扑上来揪住丈夫的衣服，用力来回推搡。

小田慌张地抓住妻子的手，结巴着说：“单、单位效益不好，这、这也不能怨我啊，现在整个儿市场都不行——”话还没有说完，就被小兰劈头盖脸打断了：“呸，放屁。人家怎么干什么都行，到你这儿就什么都不行？你是什么变的？啊？吃亏的事少不了你，占便宜的事儿你沾不上边。你说，你说，你倒是说呀

你，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一个窝囊废。哎哟，命苦啊我，哇——”她的手和全身随着她的话在前后左右地摇晃。

小田的身体也被她揪得前后左右地摇晃着，面对妻子火山爆发样的情绪，小田不知所措。他意识到，现在自己无论说什么都不行，怎么办？对了，提那个救命的儿子啊，历史上小兰每次和自己打架，只要提儿子就能化险为夷。想到这里小田凄惨地说：“你把我挤兑死了，明儿你们孤儿寡母比现在还惨。”小兰突然松开双手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号啕大哭，然后干脆躺到地上，全身抽搐。

这下可把小田吓坏了，小兰虽然每次都变着花样闹，可全身这个抽的样子他还没有见过。小田的心狂跳着，他蹲到妻子跟前，用手抄起她的身子想抱着她站起来，准备把她抱到床上去。可是没想到小兰身体贼胖，此时她又一点劲儿都不吃，死沉死沉的，小田刚抱起小兰来他的腰忽然软了，胳膊像要掉下来一样，简直一点儿力气也没有。他怕自己松手而摔着小兰，只好顺势双膝跪倒在地上。

小田跪着，双手仍然死死抱着妻子，他觉得无奈到极点。他想，怎么办？老天爷，帮帮我吧，妻子跟着自己确实是没少吃苦，没想到自己一个大学生，竟然也不得不过贫穷、困苦的日子，可让我怎么办？想到这里小田脱口说道：“那，那怎么办？再穷我也不能抢银行去呀。”小兰听了这话，突然又一个鲤鱼打挺儿，呼地窜了起来，同时大骂道：“抢银行？你还敢说抢银行？你长着抢银行的脑袋了吗？就你那个德行，你还配说这个话。”听她说话的这个意思，抢银行可是一件英雄壮举，不是丈夫这种窝囊废能做得出来的。小兰的整个身体向上一跃，她的头撞到了小田的鼻子，血一下子流了出来。

小兰看到丈夫的鼻子流血了，赶紧弄块凉毛巾给他堵上，也不闹了，赌气走到床边躺下歇着。

看到小兰的情绪渐渐地平息下来，小田筋疲力尽，他捂着鼻子也随着小兰躺在床上。他无奈地看了妻子一眼，只见她脸色苍白，眼泪汗水顺着脑门子脸蛋子直往下流，衣服也被汗水浸湿了。小田心疼地想：小兰说得有理，怎么也得想点办法，不然儿子将来怎么办？想到这儿他咽了一口口水说：“现在咱们有事只有找梁华，咱们除了她谁也不认识。”

小兰站起身来，用手指拢着头发，心疼地脱下被汗水浸透的、被自己躺在地上揉搓皱褶的心爱的工作服，用手抚摩着，眼泪无声地掉下来。她哽咽着说：“也不是谁都不认识，认识倒是认识，可人家谁答理咱们呀。张晶官倒是当得大，我找得着她吗？我这个人要不怎么说背兴呢，想当初我和刘秀芬那么好，她要不死，我能这么难吗？她要是现在还活着，周长生也不会不管咱们的事儿。”说着又呜呜地哭起来。

小田说道：“唉，咱们不如再给梁华打个电话，让她给想想办法。她是个肯帮助人的人。”小兰撇着嘴轻蔑道：“你的脸皮比城墙拐弯儿还厚，我跟你丢不起这个人。上次人家梁华调到这个公司来，咱们就求她把你也调过来，谁知道你是烂泥扶不上墙的玩意儿，到那儿也没好哪儿去。她给咱们帮了这么大的忙，你

给人家什么啦？一块糖人家也没吃过咱们的，一口水没喝咱们的，人家怎么就该老管咱们的事？”小田看着小兰的眼睛笑道：“你说我到这个单位是‘烂泥扶不上墙’，梁华在这个单位也没好哪儿去，要是混得好，她走干嘛？她关系那么硬都走了，我在那儿怎么混？你不了解梁华，你给她东西她不稀罕，她帮咱们是她的一种情结。”

小兰踹了小田一脚，她笑骂道：“你他妈的人不行吧，还挺能拽，还情结？听你的，打电话去。不过到哪儿打去？”“公用电话呗。”小兰瞪起眼睛道：“咱们花得起电话费吗？你看，连梁华这个没男人都安上电话好几年了，咱们俩怎么也该比她一个人的日子要好点儿是不是？”

小田生怕妻子又生气，赶紧连连摇头说道：“别说咱们俩，再加几个也比不过她，这就是命啊。梁华的命多数人都比不了，你看她都什么亲戚啊。她哥当局长都当了多少年了？我听说马上还要往上升；她的大弟弟这么年轻就是副区长，是个副局级呐；她的小弟弟刚参加工作没几年，也当上了正处级干部。再加上他们兄弟的亲家，也都是当官儿的。家里有这几个当大官的，你说她们家还能缺什么？张晶她自己当着那么大的官不说，她的哥哥弟弟还都是大老板，买卖都做到国外去，人家那钱多的，简直和粪土一样，张晶和梁华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，张晶有什么东西不往她家拉？咱们能和她比吗？”

小兰叹了口气道：“是啊，每年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，梁华就给我们这些苦人们分东西，咱们也没少要她的东西，前些日子梁华还给我一箱子猪肉，说是她弟弟给她的。行了，别说人家了，命运真不公平，我都快烦死了。要不，咱们上你们单位打电话去，打多长时间都不花钱，可劲儿打，好不好？”小田高兴地说：“好吧。还是你聪明，等我先上趟厕所咱们就去。”小兰往门口儿推着丈夫说：“你先憋会儿吧啊，到拐弯儿上公共厕所去，省得又用咱家水冲。”小田只好答应着拿了自行车的钥匙出了门。

太阳明晃晃地照着，小兰坐在小田自行车的后坐上，用手不住地扇着过往车辆卷起的尘土，一路颠簸着来到小田的单位给梁华打电话。

刚进单位的大门，就看见马小明汗流浹背地、吃力地提着一个大包裹向外走，见了小田他停下来打招呼。小田问：“怎么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，开会你也不来，是不是出差了？”马小明有些得意地说：“我调走了一个月了，你还不知道？当时走得急，没收拾东西，今天我把东西取走。其实这点儿东西不要也罢。谁知前天我老婆娘家来了个穷亲戚，没的打发。她又想起这点子破东烂西的来了。害得我腰直疼。”

“我没看见你也没敢问。调到哪儿去了？”小田在问这话时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觉得酸溜溜的，有种刺痛的感觉。马小明答道：“调到区里给区委书记当秘书。”“唉，你一步登天了。”马小明笑着看了小兰一眼，谦虚地说：“哪里，你怎么今天到单位加班啊。”小田慌忙说道：“我有点儿小事，你先忙，你先忙着。”说着拉了小兰进了办公室。

“喂，梁华，是我，有事儿找你呗。你调走以后，小田的工作特别的不顺心，老让人欺负呗。加上他在那个企业的效益越来越不好，我吧已经退休了，在社保你知道，一个月没多少钱，儿子刚上大学，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，全家的生活费都靠小田一个人的工资支撑，小田的收入如果再不行的话，我们的日子就没法子过了。你能不能给小田再调一下工作，最好是让小田跟着你到你现在的铁饭碗的单位去。你还不知道他？他要不跟着你，他简直就没法儿混了。我怎么找这么个窝囊废啊我。”说着就哭起来。

梁华说：“有事儿说事儿，你别哭啊。哭得我怪闹心的。我怎么那么欠你的，成了你的办事员了。”小兰止住了哭声：“别介，我们现在只有指望你了。你说我还能指望谁？你要不管我们就没指望了。如果刘秀芬不死我还好点儿。”小兰知道梁华最听不得这话，说出来她还真答应了。梁华说：“好吧，我想想办法。”

停了一周的夜市，在这个周末又开了。2点钟梁华被划拳的声音吵醒，到窗户跟前一看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先是给冯韶华打电话，结果他关机了。又给110打电话，警察说一会儿过来查抄。

梁华坐在椅子上，越想越生气，一说就查抄？难道就会这一招儿？还会干点儿什么不会了？想到这儿气得拿过手机给冯韶华发短信。

“冯书记，我是梁华，现在是2点半，我楼下的夜市还在开，喝酒的在划拳，鸡在笑。我无法睡觉。不知道跟谁说才管用。这种事儿难道政府管不了？你告诉我，找谁说才能管事儿？”过一会儿还没完，又发信说：“请你们站在我的立场，三点钟被吵得睡不着觉，就能理解我的做法了。一个小小的夜市都管不了，说明什么呢？政府不是无能就是腐败。建议你把我的短信告诉你们区长。”

过一会儿冯韶华的电话来了：“梁华，我刚才手机没电了，换上电池才看见短信，我还说呢，谁呀？这么横。”梁华没好气地说：“姑奶奶呗，谁呀？”冯韶华笑了，对着电话轻轻地说道：“哈，看来是真生气了，连哥哥也不叫，愣叫冯书记。哎，你放心，一会儿我让直属队去抄。前几天有文化广场，上千人聚集的事儿，需要城管人员多，没顾上你这边儿。唉，政府事儿多，得一档子一档子地解决不是？”

梁华冷笑道：“哼，什么一档子一档子地？我还不知道，你们雇人写稿子，能花40万写一篇，一总结说得天花乱坠的。办点儿真事儿，怎么就这么困难？今天咱们丑话说前头，我看在你是我哥哥的份儿上，等着你们解决。要不，我早就找媒体了。”“你瞧你这厉害劲儿。行，你放心，你楼下的夜市绝不会再开了。”

梁华把电话拿到窗户前面，话筒朝外说：“我还厉害？你听听，听见没有？多闹腾，能睡觉吗？我连休息的权利都没有，我还厉害？说实在的，这也就是我，还能跟你们说得上话，人家老百姓，找谁去？都说咱们国家的老百姓能忍，不忍能怎么着？找谁说去？关键是要倒过来，换位思考，你们就能理解了。好吧，麻烦你了，你也睡觉吧。不过通过这两次给你打电话看来，你睡觉可够晚的，人还是要睡12点的子午觉，那时候细胞分裂。”“知道了，你也赶紧睡吧。再见。”

三

与夏涟涟同居的那个香港大老板出车祸死了。

这个突发事件给夏涟涟来了个措手不及。

保镖和保姆知道了以后，把能偷的东西都拿走了，一哄而散，不知是谁临走把那两只纯种狗也给偷走了。夏涟涟没有了经济来源，只得卖了老板送给自己的这栋别墅和所有的花梨木家具，得到了60万元钱，她把钱存到银行，随即在市区租了一间普通的两居室楼房住了下来。

夏涟涟把新租的房间收拾了一遍，感到累极了就躺在床上想睡觉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前途的渺茫让她不得不睁着眼睛看着房顶子想心事。

自己的命可真苦，出生在一个穷苦偏僻的农村不说，还生在一个上有爷爷奶奶和五个姐姐，下有一个弟弟的众多人口的大家庭。当年由于家贫穷，人口多，父母只能照顾老人和家中唯一的男孩子，大姐和二姐因为年龄的原因，能劳动，得到了父母相应的重视。但父母对自己和其他姐姐们连多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，根本就谈不上照顾。

如果生活老是那个样子，她也就觉不出有多痛苦了，只因为盼来了“柳暗花明”，才让她知道了自己原来有多苦。艰苦的生活造就了她的“魔鬼身材”，在9岁时让招兵的人给看上了，从此离开家乡来到部队的文工团学跳舞。后来在16岁时经团长的儿子小秦介绍认识了宋江晨，本以为有了依靠，但没过多久就发现宋江晨虽然级别挺高但并没有什么钱，有一次自己以帮助同伴为由，跟他要500元，其实是给老家的父母寄去，宋江晨给钱并不怎么痛快，给过以后对此事还老是耿耿于怀。还是自己灵机一动，发现宋江晨认识好多大官，就让他给自己调到现在这个大城市，看到了花花世界，自己经受不住诱惑，找了个香港老头儿。本来觉得这辈子就靠上这个香港人了，想到自己和老头的年龄差距，平时尽可能的多跟他要钱，本以为再过几年他给的钱也就够自己这辈子和父母的生活了，没想到他竟然这么短命，在自己26岁时，在什么都没有安排好的情况下，56岁的他扔下一切走了。老头儿死了以后，虽然卖房和卖东西的收入不低，但毕竟有数。老头子有妻子儿女，他的巨额财产自己一点儿也得不到。

想到这里，夏涟涟环视一下自己现在租的这套二居室楼房，买家具连带装修，紧省着慢省着的还是用了5万块钱，电器还是以前和老头儿过日子时剩下的。再加上同时老家来信说要给弟弟盖房娶媳妇，她的两个姐姐都在家劳动，谁也没造化嫁个有钱的人，都是没钱的穷命，所以全家不管什么事就指望着跟自己要钱。

想到这儿她心烦得没办法，有多少烦心的事情和谁说去？她只好起身穿上外出的衣服，到邮局把卖房的钱给家寄了8万元回去。

她寄完钱以后，夏涟涟觉得也不能太委屈了自己，就来到这个城市的一个高

级宾馆的咖啡厅，点了一杯咖啡，慢慢地喝着想心事。

她坚信，只有在高档消费的地方才能认识到高档的人。几年前，她就是被宋江晨的一个女友请到这里喝咖啡，在这里认识了香港老头。现在，尽管夏涟涟认为自己失去了年龄优势，但她还是抱着一丝幻想，倘或常来这里，能认识一个新的有钱的主儿，自己也就有了希望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夏涟涟闻到了熟悉的男用香水味儿，这不是 BOSS 吗？香港老头专用这个牌子的香水。她用余光看到旁边坐了一个人，抬头一看，好一个英俊小生。这个年轻男子有一米八的个子，面色白皙英俊，头发上喷了摩丝，一身帅气的高级休闲装，好不潇洒。最动人的是那一双钩魂似的眼睛像苍鹰盯着猎物似的盯着自己。这情种的眼神简直就是在说“来吧，我要你”。

夏涟涟感到全身像过了电一样酥麻，不禁打了个冷战。

“怎么了？身上不舒服？”带着磁性的声音透过空气，飘到夏涟涟的心里来，这声音进而在她的身体里逐渐散开，夏涟涟舒展了眉头微笑着摇着脑袋。“终于看到你的笑容了。我看了你半个小时，你一直眉头紧锁，现在可好了，笑了。”夏涟涟无限伤感地说：“谢谢你关心我，自己的苦自己受，谁也代替不了。”那人大方地说：“来，咱们认识一下，我叫许文森，是华腾公司的经理，是个名副其实的‘负翁’，你看我能帮助你吗？”说着伸过手来要跟夏涟涟握手。

夏涟涟连忙把手递过去，被许文森握住后，她感到非常舒服。

夏涟涟如同打了吗啡一样来了精神，她微笑着朝服务员打了一个漂亮的手势，服务员马上又送过一杯同样的咖啡，轻轻地放在许文森的面前。

然后，两个人开始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交谈。

从这天开始，夏涟涟的身心全放在了这个小弟弟身上。

她曾经认为自己现在这个条件，能找个 60 岁的老头子就不错了，没想到许文森比自己还年轻。但找年轻的她也要付出代价。许文森这个人十分开放，爱玩儿，健谈，夏涟涟对他特别着迷。可是许文森有个习惯，从来不带现钱。他好像有一张卡，但这卡在哪儿花钱都刷不出来，许文森说刷不出来他卡的地方为落后地区。所以，凡是在这种落后地区，不论干什么都是夏涟涟买单。

一开始他们只是在宾馆相会，后来索性许文森就住到夏涟涟的家里去了。

夏涟涟对这个比自己小 6 岁的许文森十分痴迷，简直一刻也离不开他。而这个年轻人还要上班，还有他自己的业务，每天十分繁忙，所以夏涟涟只好耐心等待。

每天早晨许文森上班走后，夏涟涟都要睡个回笼觉，一般她每天 11 点钟起床，吃饭后就去逛街或者去美容院，要不就去练健美操或者在家看时尚杂志。虽然她干着不同的事情，但她的心无时无刻不在许文森的身上，老是想着他现在干什么呢。每天许文森回来，她都会仔细盘问他，都和什么人接触了，有没有女的。要不就说不定什么时候，突然给许文森打个电话，问他现在干什么呢，许文森对夏涟涟的所作所为一般都采取应付的办法。晚上她多数时间是与许文森到饭

店吃饭。她知道许文森爱吃西餐和海鲜，就带他把全市的西餐馆和海鲜酒楼都吃遍了。晚饭后她带许文森去歌厅或者去舞厅，要不就去看戏或者看情侣电影专场，再不就去蹦迪或者逛商店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一年过去了。夏涟涟跟许文森提出要结婚，可他没有同意，说现在自己还年轻，还想再玩几年再说。

许文森全身上下的衣服、手表、手机都是她给买的，都是世界级的名牌。夏涟涟白天自己没事逛商店，都喜欢看男装，看到适合许文森的样式就给他买回来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直到有一天许文森提出要买汽车，夏涟涟犹豫了。她想自己和许文森交往一年来，前后已经花出去10万元了，存款还剩下27万，如果买汽车，就是买中下等的怎么也得花15万—20万，那今后的日子怎么过？许文森所在公司不景气，一年来他没挣什么钱，但花的钱却很多，长此以往怎么办？如果自己的钱没有了，他会不会变心？夏涟涟想到这里产生了恐惧感，她就怕许文森变心，现在她越来越离不开他了。

但是夏涟涟想，自己再害怕他离开，也不能走到两个人都吃不上饭的境地啊，如果真的吃不上饭，许文森还能守着自己吗？所以夏涟涟坚持不买车。

她这才想起和许文森第一次见面时他说的话，夏涟涟问道：“去年，咱们在咖啡店认识的时候，你不是说你是‘富翁’吗？你的钱都哪儿去啦？”许文森说：“我说的是‘正、负’的‘负’，是借了好多钱没法子还的人，你给错想成了‘富贵’的‘富’了，是你自己脑子有问题，不要怪我啊。”夏涟涟问：“你既然是‘负翁’，当时怎么有钱买高档衣服，用BOSS香水？”许文森笑道：“那是我的行头，要不怎么能吸引你们这种有钱的款姐儿呢？可是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，你和我一样，不是真正的款姐，你的钱也是和我一样是傍大款得来的。看来咱们俩在一起还真是一路人。”

夏涟涟听了这些话，简直是气得全身哆嗦。虽然生气，但她也不想失去许文森。她劝道：“咱们现在手里还有点儿钱，只要咱们结婚，踏踏实实地过老百姓的日子，也不是就活不下去。”许文森说：“我凭什么要过老百姓的日子呢？我这么优秀的人物，天生就应该过好日子，我为什么不能拥有汽车呢？看着那些‘猪不吃，狗不啃’的人都开着自己的汽车，我这么优秀的人为什么就不能拥有呢？”

因为夏涟涟在买车问题上态度坚决，许文森也很不高兴，甚至闹脾气，有两天说单位加班晚上没有回来。

通过和夏涟涟同居，许文森知道她并不是款姐儿，只不过是和自己一样的靠有钱人生活的人。而且她的靠山已经死了，在自己刚认识她时她就已经失去了依靠。他恨她欺骗了自己，也恨自己眼力不够，没有看出她的骗局，所以下决心和她断，好早点儿去傍真正的款姐儿。

夏涟涟虽然也认为许文森欺骗了自己，但她还是想，两个人如果相爱，困难